

清詩話

律詩定體

先文簡公手定

新城家塾傳本

五言仄起不入韻

粉署依丹禁城虛爽氣多

如單句依字拘用仄則雙句爽字必拘用平

好風天上至

如上字拘用平則第三字必用仄救之古人第三

三句拘用者多若第四句則不可

涼雨曉來過翠島浮香靄瑤池澹綠波九重閒視草時復

幸鸞坡

注乃單拘雙拘之法

平作○仄作●必不可易者作○○●●平可以換仄者作○●仄可以換

平者作○凡可不論者勿論二四定式止作●

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

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

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韻無妨也大約仄可換平平斷不可

換仄第三字同此若單句第一字可勿論

五言仄起入韻

夏過日初長

第三字用仄聲餘與不入韻者同

連朝雨送涼捲簾書帙靜開戶燕泥香賜果

來東閣分冰近玉牀小臣叨侍從屢得被恩光

五言平起不入韻

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夜閒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凡第三字俱以平仄平仄聯下與仄起不入韻者相同

五言平起入韻

平起入韻者少與仄起入韻同

花枝暖欲舒粉署夜方初世職推傳盛春刑是減餘芸香能護字鉛麩喜呈書此地從頭白經年望雉車

七言平起不入韻

振衣直此字可平凡上江天閣懷古仍此字登海嶽樓三楚風濤盃底合九

江雲物坐中收石簾落照翻孤影玉帶山此字門訪舊遊我醉吟詩最

高二字本宜平仄而最高二字係仄平所謂單句第六字頂蛟龍驚起暮潮秋

凡七言第一字俱不論第三字與五言第一字同例凡雙句第三字

應仄聲者可換平聲應平者不可換仄聲

七言平起入韻

輕陰小雨夜連晨中使傳呼散紫宸天氣薰蒸疑作暑風光迴轉欲留
春班分輦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獨喜聯鑣歸去早六街消盡馬
蹄塵

七言仄起入韻

待旦金。

此字必平凡平不可令單○此字關係起句比三五七句

門。漏。未。稀。雞。鳴。月。落。露。霏。霏。珠。璣。燦。列。星。

文。動。劍。佩。森。

此字關係

嚴。綵。仗。飛。十二。鳳。樓。開。瑞。色。三千。鳬。鳥。慶。垂。衣。太。平。

有。道。凝。旒。日。萬。國。風。

此字關係

雲。護。紫。微。

七言仄起不入韻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陽。館。粵。客。纔。通。尺。素。
書。蒲。澗。紅。泉。應。不。改。羅。浮。翠。羽。夢。全。疎。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
起。予。

右漁洋山人律詩定體。學詩者之津梁也。惟近時刊本。謬誤絕多。茲
覓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其詩旁平仄之記號。皆校正無訛。與俗
本迥異。亟付手民。以便學者。福保記。

然鐙記聞

漁洋夫子口授

新城何世璠述

七月初四日師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方可入古

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爲詩且無計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譬如女子靚粧明服固雅粗服亂頭亦雅其俗者假使用盡粧點滿面脂粉總是俗物

古詩要辨音節音節須響萬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說盡像書札語韻有陰陽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句不亮爲詩各有體格不可混一如說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說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無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味也

爲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否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法杜老最妙字法要鍊然

不可如王覺斯之鍊字。反覺俗氣可厭。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等確。何等警拔也。

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

爲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盡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論世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咏不盡之意。不可將舊事排說。

爲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

律句只要辨一三五。俗云一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身必無通理。爲詩結處總要健舉。如王維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何等氣概。

詩要洗刷得淨。拖泥帶水。便令人厭觀。

詩要清挺。纖巧濃麗。總無取焉。

爲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宜多親名師益友。以充其識見。堪問曰。是則然矣。但寒士僻處窮巷。無書可讀。而又

無緣游歷名山大川。常憾不得好友之切磋。奈何。曰。只是當境處莫要放過。時時著意。事事留心。則自然有進步處。說畢。歎曰。吾縣風雅衰極。澹菴汝當努力。

爲詩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爲曹劉。何者爲沈宋。何者爲陶謝。何者爲王孟。何者爲高岑。何者爲李杜。何者爲錢劉。何者爲元白。何者爲昌黎。何者爲大歷十才子。何者爲賈孟。何者爲溫李。何者爲唐何者爲北宋。何者爲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一日論及方山謝公詩。曰。方山清漪可愛。但少嫩些。

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蘇黃三大家。祇當讀其古詩歌行絕句。至於七律。必不可學。學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後取杜詩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

七月初三日。薄晚。乘涼院中。堪執古樂府中江南可採蓮一首。進質曰。如此詩。寄託何在。師曰。此不可解。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尙有闕文。亦

未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相沿之久。並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爲句。附會穿鑿。至於摹擬剽竊。毫無意義。而自命爲樂府。使人見之欲嘔。如南中某公作樂府。有妃呼豸豸知之語。夫妃呼豸三字。皆音也。今乃認妃作女。認豸作豕。一似豕真有知。豈非笑談。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贗物。璿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管絃。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絃。璿曰。古樂府之音。卽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

又曰。如伯牙水仙操一序。絕妙。然其詩則殊不可解。料是其中有缺訛處。必欲一言求之。則鑿矣。又如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此亦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之類。料是其中有缺處。然在今日。但見其古。如杜子美杜鵑行首四句。便是從此詩脫化得來。

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徑不可墮入魔道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唐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眞精神眞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眞精神眞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無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堪進曰然則三昧之選前不及初而後不及中晚是則何說是非欲人但學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師曰不然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爲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眞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口彼世之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等語果盛唐之眞面目眞精神乎抑亦優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過半矣

右何端簡公所述先文簡公論詩語名曰然鐙記聞兆森從何氏鈔

得將鋟本與願學者共之亦如公所云詩如龍然此其一爪一鱗而已家有律詩定體一紙殆爲子姪開示者雖淺近然不識者正復不少故附於後 兆森謹識

師友詩傳錄

新城王士正阮亭答

廣甯郎廷槐梅谿問

平原張篤慶歷友
鄒平張實居蕭亭答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
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
習矣近時風氣頽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阮亭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
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
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
是造微破的之論

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
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
此得於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
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

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拘與隘。而轉途於長慶劍南。甚且改轍於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以開寶。要不必藉口於宗歷下。轉令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蕭亭答有問王荊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尙不可。況作詩乎。韓文公進學解。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阮亭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

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醅齊可埒。其在楚騷之後無疑。況乎騷亦出於風也。而五言則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以爲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因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錄別。其

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

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於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闔。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

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

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郊祀類頌。饒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止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饒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而

字句亦多魯魚失真。然其辭之古穆精奇，迥乎神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卽魏晉而降，如繆襲鼓歌曲，陳思王顰舞歌，晉之白紵，拂翔等歌，亦豈彷彿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采名輩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騁辭縱臆爲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譏歷下爲古官錦也。

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豔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況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於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阮亭答：唐人尙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